

据史料记载,杨桥邓氏,均由大龙山五横迁移而来。邓氏在杨桥拥有“邓家花园”,其主人时称“邓四老爷”。“邓四老爷”在大龙山五横拥有田地近百亩,在杨桥拥有花园一座,即“邓家花园”。花园占地面积10余亩,三进式四合院。园内有假山、池塘、照厅、佛堂、桂花、月季、牡丹、芍药等点缀其间,营造出一种花木繁茂、曲径通幽的园林格局。“邓家花园”里走出一位同盟会元老——邓素存。

邓素存(1883—1953),字质仪,祖籍桐城杨桥(现宜秀区杨桥镇)。邓素存在家中排行老五,清末东渡日本,旋即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四期工兵专科学校学习,有缘与孙中山先生相识,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并很快成为该会骨干,成为孙中山信赖的挚友,孙中山曾亲书“天下为公”四字扇面相赠。

邓素存学成归国后任清新军第九镇工兵营管带。光绪三十四年(1908)

◆ 安庆人物谱

“邓家花园”与邓素存

曹金如

五月,江苏陆军第九镇气球队宣告成立,邓素存首任队长。六月,直隶陆军第四镇气球队成立,高凝辰任队长,各装备“山田”式载人热气球一只,并各配备数十名队员,中国最原始的空军应运而生。邓素存因在日本学过热气球操纵技术,经常和队员们切磋操纵热气球事宜,有时还和队员们一起乘坐热气球实施侦察任务。当清政府开始组建原始空军时,邓素存便理所当然地成为首任队长。

宣统三年(1911)7、8月间,革命党人陈英士电召我国留英人士厉汝燕返国,并嘱代购飞机数架运返参加

革命。厉氏精选各国飞机,最后订购两架,经费则系海外华侨集资捐献。这两架飞机当年十二月即运抵上海。时清廷已被推翻,厉氏旋即被委任为沪军革命督府航空队长。民国元年(1912)6月,南京卫戍司令部陆军第三师交通团宣告成立,邓素存又受命为团长。两架飞机组成的空军飞行营,并且有正规建制和番号,邓素存功不可没。

民国二年(1913)3月,袁世凯下令,将南京的两架飞机调往北京,划归驻南苑陆军第三师,并附设随营飞行教练班,厉汝燕任班主任,刘佐成任技

师兼教官。同年9月,南苑航空学校成立,开始培训我国航空人员。邓素存因坚持拥孙(中山)反袁(世凯),未到北京赴任,便一度隐居赋闲。袁世凯倒台后,邓素存虽再度出山,但仍奉行孙中山“天下为公”宗旨,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便毅然放弃安徽都督要职,仅任山东宁阳县长、安徽广德和六安、阜阳等县县长,两袖清风,直至年迈卸任荣归故里。

新中国成立后,邓素存举家迁至安庆市荣升街6号。1953年农历11月11日晨,邓素存因患脑溢血溘然长逝,享年72岁。邓素存故居即开头提及的“邓家花园”,位于今杨桥高中西北角部。1958年,“邓家花园”前进和右厢房被拆,所拆材料均用来兴建杨桥中学(现杨桥高中),未拆部分用作女生宿舍和部分教师办公室。至1981年,“邓家花园”全部被拆,遗址也被圈进了杨桥高中。

邓素存墓在杨桥高中后山坡。

◆ 流年碎影

徐老屋

徐景华

在潜山,徐姓约有十万之众,叫徐老屋的村子肯定不少。我出生在三妙乡叶典村的徐老屋。老屋是环形的,大门进,二门出,晚上关上两道门,就可安然而卧。我小的时候,大门已失去功效,一直敞着,家家户户的门都朝走廊开着,走东访西,即使雨天也淋不上。十几处天井,好像是老屋的吐气孔,既满足了采光的需要,又方便取水。1979年,城堡式的老屋拆迁时,发现整个庄子房梁建筑全是榫卯结构,不见一颗钉子,足见其历史悠久。

老屋前面曾有两棵大枫树。偌大的门口塘被遮了一半,太阳出来,池塘半金半阴。孩子们在半金的地方戏水,妇女们在半阴的地方洗衣,搓衣板就是枫树伸进池塘的被稍稍削平的虬根。西边的那棵,被雷劈过,形成中空,能藏两个大人。树上有喜鹊窝,鸟儿叫得欢,全村透着喜气。

小学时,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师曾说过,他是在老屋上学堂的。这学堂原本是私塾,私塾怎么变成学堂、存续了多长时间,已无从知晓。按理说,私塾多是

望族为本宗族子嗣创设的,教我小学的那位老师是隔着新民村的时寺村人,虽有些距离,但他姓徐,与我父亲同辈,年龄稍长,是

符合入学条件的,不知道私塾后来可曾收外姓人入学。

老屋堂厅的天井里有两棵两人合抱的巨柏。柏树成长速度并不快,长成两人合抱粗,得几百年的工夫。但与门前的树不一样的是,这两棵柏树长在天井里,房子岂不有更长的年岁?

老屋坐北朝南,背靠十多米高的沙石岗,前面是门口塘,左边是上马山(十来米的小松岗),右边是小池和坡度不大的梯田,特别的安逸,有说不出的祥和。

1979年徐老屋重建,在原屋场后面的沙子岗上成前后两排,宅基是拈阄的。前排九户,后排八户(后来只来了六户)。村子后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县级公路,把村子分成对等的两半,两侧均是小山岗夹持下的梯田。

徐老屋传统十七户中,黄姓占了四户,他们原来也有个独立屋场——黄老屋。解放前后,徐老屋里不少人移居江南,人口剧减,遂合并成现在的徐老屋。因此,徐老屋田地、山场都很丰裕。田地多,活儿也多,我虚龄九岁就下田挣工分。我们那批娃“双抢”时都成了生力军。

徐老屋的人口结构有些畸形:1950年至1961年,出生人口中成年的6人;1962年6人,1963年8人,1964年4人,1965年至69年近20人。小村不足百人,应付一百二十多亩稻田,只能靠我们这批童子军。我17岁离家,至今已逾44年。老屋里的许多媳妇、孩子我都不认识,但这里的每一块田地、每一片山林我都熟悉。

我曾两次沿老屋地界走过。2011年父亲去世时,我捧着他的遗像沿村界走了一圈,带老人家告别;今年,我小爷去世,兄弟们一起又走了一圈,这次有计步器,走了八千余步,一圈大约五六公里。老屋就这么大,但在我心里它大得无边。

老屋一直遵从传统习俗:红喜不请不来,白喜不请自来。在小爷的葬礼上,我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后生们,他们从各地赶回来送老爷子。这是老屋的特有的温情。



低语 张永牛 摄

◆ 边走边看

在皖南寻秋

鲁令琴

下高铁后,坐在出租车里,窗外群山叠嶂,各不相连,绿色的植被将群山包裹得严严实实。天空湛蓝,云随着微风飘动,竟然觉得比地上的山水民居更为好看。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桂花香气,我们仿佛行走在一幅动态的中国画卷里。

塔川,中国著名赏秋胜地之一。这个村落里的古民居犹如一座座宝塔,坐落在山谷之中。塔川金秋时节,山川被不同颜色的树染得五彩斑斓。乡间小路上,柿子挂满枝头。

村口,一位女士支起画板在画村口的乌桕树。“画得真好”,身边的年轻人说,“你看看别人。”“我是个懒汉,况且,也没有这个本事。”

广袤的稻田里,很多游人在拍照,金灿灿的稻穗被踩踏在田里。我这个七十多岁的人经历过自然灾害,经历过上山下乡,心痛不已。回程路上,我还在嘀咕这件事,面的司机告诉我,为了给游客一个拍摄地,政府给补贴的,等十一月枫叶红了,旅游旺季过后,农民们再把稻谷收回家。哦,我明白了,为了推动旅游创收。

我是奔着红枫而来的,遗憾的是,今年长时高温,枫树的叶子还是绿色、黄色,只有少许红色。咖啡屋里飘出阵阵香气,里面坐满了游玩的人。燕子、鲁宝儿两个年轻人和几位老伙计到观景台上去玩,我坐在咖啡屋门口看景,看乌桕树叶的斑斓色彩与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构成油画般的景致。

南屏,中国祠堂建筑博物馆,也是很多影视的取景地。众多的祠堂、民宅、书院、寺庙、亭阁、园林组成宏大的明清徽派建筑群,纵横交错,形成神奇的乡村迷宫。很多民居门前标有“世界文化遗产”,村中的叶氏宗祠“叙秩堂”,是影片《菊豆》中老杨家染坊的取景地,墙上还有巩俐的剧照。我对年轻人说:“你也在这里留个影吧。”她笑了一下:“我又不是演员。”

碧山村,是一个典型的古村落。在村口放眼望去,大片稻田和远山相连,简直是夏天的景致。转拐处有座院子,柿子挂满枝头,几盏鱼灯挂在门外。跨进屋内,一位老人正在用蔑条扎鱼骨、包鱼皮。一个穿着黑色夹克衫的二十出头的漂亮女孩坐在那里专心致志手绘鱼灯。人和鱼都很美,我买了一盏鱼灯。

碧山书局是由百年祠堂改建而来,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书局。一只奇美无比的猫咪躺在石桌上,秀着它柔软的身段。书局为两层,书籍琳琅满目,类别齐全。书局附带卖热饮和咖啡。整栋房古色古香,散发着墨香。

